联 合 国 S/PV.6389



安全理事会

临时逐字记录

第六十五年

第六三八九次会议

2010 年 9 月 23 日星期四下午 3 时举行
纽约

主席：	居尔先生	(土耳其)
成员：	奥地利	菲舍尔先生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西拉伊季奇先生
	巴西	阿莫林先生
	中国	温家宝先生
	法国	库什内先生
	加蓬	邦戈·翁丁巴先生
	日本	菅先生
	黎巴嫩	苏莱曼先生
	墨西哥	埃斯皮诺萨·坎特利亚诺女士
	尼日利亚	乔纳森先生
	俄罗斯联邦	拉夫罗夫先生
	乌干达	穆塞韦尼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黑格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克林顿女士

议程项目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确保安全理事会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有效作用

2010 年 9 月 1 日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2010/461)

10-54838 (C)





下午 3 时 15 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确保安全理事会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有效作用

2010 年 9 月 1 日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2010/461)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要热烈欢迎各位尊敬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秘书长、各位部长和其他各位尊敬的代表来到安全理事会会议厅。他们的与会证明了我们要讨论议题的重要性。

安全理事会首脑会议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 S/2010/461，其中载有 2010 年 9 月 1 日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一封信，转递关于所审议项目的概念文件。

在我请秘书长发言之前，请允许我就召开这次重要会议的理由说几句话。首先，安全理事会并非经常召开如此高级别的会议，因此我要感谢各位接受我的邀请和出席这次会议。我确实认为，我们今天的会议提供了一次机会，以就不断演变的安全环境和安全理事会可用工具的效力交换意见。

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承认，自联合国于 1945 年成立以来，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创立联合国以防止的那种主要威胁，即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现在已被新的区域和全球安全威胁所替代。事实上，近数十年来，安全理事会一直在关注诸如国内冲突、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恐怖主义及跨国有组织犯罪等极为复杂的问题。在目前这一新的战略环境里，安全与和平不能再单靠军事手段来维持。历史、社会、文化、政治、人口和经济因素正日益发挥作用，并贯穿于我们采取的行动和作出的反应。特别是，在处理各种民主理念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时，发展和安全已成为可持续和平的核心要求。这反过来迫使我们对和平与安全采取更全面和更合作的方法。

既然《联合国宪章》赋予了安全理事会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安理会就应在这方面以身作则。这就是我们希望召开这次首脑会议，以便各方对国际安全环境进行一次广泛审查，并对应对不断演变的挑战作出新的承诺的原因。现在，冷战结束已有 20 年，进入二十一世纪已经 10 年，正是我们各国这样做的最佳时机。

因此，我深信，我们今天这次会议将有助于我们总结我们迄今所采取的行动，为我们今后的努力提供坚定的指导，并为和平与集体安全规划大胆的愿景。我希望，这次会议还将为安全理事会注入新的更多活力，并使它能够在维持全球和平与安全方面勇往直前。

在本次会议结束时，我希望我们将能够向国际社会发出三条重要信息。第一条信息是，需要采取全面方法来实现和平与安全。我们必须在协调和战略性框架内使用安理会可以使用的行动工具，即预防性外交、缔造和平、维持和平及建设和平。

第二条信息应当强调，我们必须不断调整我们的对策和行动，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

第三即最后一条信息应当强调，需要在各主要利益攸关方，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建设和平委员会、区域组织和国际金融机构之间建立新的和更有力的伙伴关系来应对当代安全挑战。我就说到这里，以便开始我们的审议。

我现在请秘书长潘基文先生阁下发言。

秘书长(以英语发言)：我赞扬土耳其政府召开本次安全理事会首脑会议，着重讨论预防和结束冲突及建设和平。

自冷战结束以来，暴力冲突有所减少。建立和平与维持和平方面取得的成功，在这方面起了重要作

用。然而，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动荡世界，存在新的威胁和热点。每当暴力突发时，世界就求助于联合国，我们处于世界各地热点危机管理中心。

我们，即安理会和秘书处，在应对这些各种各样的挑战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重振了预防性外交，提升了联合国的调解能力。我们应对从几内亚到吉尔吉斯斯坦蓄势待发的、棘手问题的能力更加灵活。我们继续提高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效力和效率，包括通过“新地平线”进程。这项举措包括全球外勤支助战略，目的是帮助我们更好地适应复杂局势，包括困难地形和动荡不安的政治背景，并且更好地解决这项工作的资源和技术影响问题。

我们同时展开建立和平与维持和平的实例增加，如在塞浦路斯。我们继续增强特使人选库，加深与区域伙伴的合作，帮助会员国加强其能力，以及支持我们的外地特派团和区域办事处。我们已在 15 个维和特派团中部署了 122 000 名文职和军警人员，并在 14 个外地政治特派团中部署了 4 000 人。他们继续执行内容广泛的任务。

我们加强了建设和平，以确保上述努力的可持续性。建设和平基金的拨款越来越有针对性和及时性。我们正努力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作为维和任务和我们人道主义援助工作的一部分。上月，刚果东部发生令人震惊的大规模强奸事件，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这项挑战的难度。我已经请负责该问题的我的特别代表玛戈·瓦尔斯特伦帮助我们制定更有力的机制处理此类暴行。我们也已采取步骤，加强成千上万我们的工作人员的安全，他们每天冒着生命危险改善他人生活。

这些渐进但重大的变化，不断提高我们介入动乱地区的行动的效力。但我们必须做更多的努力。让我着重谈四个关键领域。

首先，我们不能局限于建立和平、维持和平及建设和平这一顺序明确的理念，这些工具应该综合使用，不应单独存放。冲突很少循整洁的道路演变。我们必须不断提高应对架构的速度和灵活性，以便根据当地的实际和迫切需要提供援助。关于维和行动，我们将继续与安全理事会和其他方面密切合作，以推进“新地平线”倡议。

第二，没有快速修复支离破碎社会的解决办法。需要耐心、资源和长期承诺。联合国的核心业务必须是帮助人们解决冲突，而不是仅仅充当“创可贴”来控制问题。

第三，我们需要进一步发展建设和平架构，增强建设和平委员会和基金的能力，提高参与建设和平的联合国系统诸多部门之间的协调一致性。

第四，我们必须扩大预防工作，特别是提高解读预警信号和尽早采取行动的能力。

世界需要安全理事会全面、公正、毫不拖延地履行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我们必须做得更多，必须有能力做得更多，以完成这项重大使命。

最后，我谨指出，昨天，我们聚集一堂，重新承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千年目标)。让我们确认本次首脑会议与昨天会议之间的密切联系，确认千年目标与安理会工作之间的密切关系。建设和平与促进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在所有这些领域，安全理事会的领导作用至关重要，安理会的团结必不可少。我保证，在我们共同前进时，我将给予全力支持。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的发言。

我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生阁下发言。

温家宝先生(中国)：很高兴出席这次安理会首脑会议。感谢主席先生的倡议和土耳其代表团为会议所作的努力。

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出现新变化。国际安全形势总体稳定，但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局部冲突、军备竞赛、领土争端等传统安全问题依然存在，时有激化。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网络安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面对复杂多元的安全威胁和挑战，加强多边合作，采取更有力的集体行动加以应对，已成为广大会员国的普遍共识。中方认为，安理会作为集体安全机制的核心，应该进一步增强权威，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承担更大的责任、作出更大的努力、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此，我愿就安理会新形势下的工作提出四点主张：

第一，高举和平旗帜，推动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安理会应该始终坚持这一根本原则。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利益相互交织，命运相互依存，和平是众望所归，战争不得人心。历史反复证明，通过对话和谈判等外交手段解决争端，是实现持久和平的唯一有效途径。安理会应当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加强斡旋与调停，大力推动当事方以和平的方式化解分歧与矛盾，预防冲突的发生，防止冲突升级。

第二，完善工作手段，提高安理会解决问题的能力。联合国维和行动作为安理会应对冲突的主要手段之一，近年来规模和任务不断扩大，职能和授权日趋多元。亟需总结经验、提高执行的效率和效力。安全理事会要坚持中立、当事方同意、非自卫不使用武力的“哈马舍尔德”三原则，密切与当事方的沟通，加强与区域组织的配合，统筹维和行动的“进入”与“撤出”战略；协调军事与政治努力；在通盘考虑的基础上适时授权部署维和行动。安理会依据《联合国宪章》可以决定使用制裁，但要慎用这一手段。制裁本身并不是目的，一味通过制裁施压往往于事无补。只有采取综合战略，坚持外交努力优先，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之道。

第三，加强统筹协调，消除争端冲突产生的根源。争端和冲突往往与贫困落后相伴随。安理会应该加强与联合国有关机构的协调，形成合力，帮助发生冲突的贫穷国家加快战后重建，实现社会经济发展，改善民生，消除滋生冲突的土壤，从源头上防止冲突，为实现持久和平与安全打下基础。这应当成为安理会工作的努力方向。

第四，突出工作重点，解决非洲热点问题。安理会议程上的多数议题都与非洲有关，联合国维和行动大多数也都部署在非洲。要实现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必须解决非洲的热点问题，实现非洲的安全稳定。国际社会应当更加注意倾听非洲的呼声，照顾非洲的关切，尊重非洲国家的意愿和选择。安理会应该进一步加强与非盟的协调与配合，采取更加积极的举措帮助解决非洲热点问题，并同其它联合国有关机构一道，给予非洲国家更多的援助。

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国是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早在 2 500 多年前，中国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和为贵”的思想。作为饱受战祸之苦的民族，我们深知和平的可贵，更懂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我们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致力于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我们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致力于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大力倡导并积极推动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在朝核、伊朗核、中东、苏丹等一系列重大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先后向 25 项维和行动派员 14 000 余人，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名列前茅。中国派出护航编队，参与打击索马里海盗的国际合作。中国全面、深入参与多边军控和裁军事务，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中国还为国际反恐斗争与合作做出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我们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扩张。我们以自己的发展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发展，维护国际和地区的和平。我们认真履行国际义务，承担应尽的责任。我们将继续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更深入地参加安理会在缔造、维持和建设和平领域的工作，与其它会员国一道，共同推动安理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多年实践让我们认识到，实现和平与安全的理想也许仍然路途遥远，但只要我们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铭记“发愤立志、同心协力、以竟厥功”的庄严承诺，坚定信念，加强合作，定能朝着共同安全、持久和平的目标不断迈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约韦里·卡古塔·穆塞韦尼先生阁下发言。

穆塞韦尼先生（以英语发言）：我愿感谢阿卜杜拉·居尔总统召开安全理事会本次会议，讨论确保安全理事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有效作用的议题。

成立联合国这个组织，是希望它能够采取行动防止国家之家的冲突，避免未来发生战争，加强其成员之间的合作。为了确保联合国及时、有效采取行动，其成员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赋予了安全理事会。重点是采取迅速、强有力的行动。正是该重点使得今天会议的主题十分贴切。

然而，关于非洲，我想谈两点。第一，联合国单独行动时曾犯过错误，比如 1960 年代在刚果和 1990 年代在卢旺达。第二，在非洲已解决的所有重大问题都是由区域牵头，并由联合国和其它非洲以外机构发挥支助作用的。

第一点相当清楚，无需赘述。只要指出帕特利斯•卢蒙巴死在联合国手里以及这给刚果造成的悲惨后果就足够了。谈到第二点，所有人都应当清楚，已解决的所有非洲重大问题都是由区域牵头解决的。比如，莫桑比克、津巴布韦甚至南非的独立、伊迪·阿明被打败；蒙博托被打败；处理苏丹问题；阻止在卢旺达的灭绝种族行为；布隆迪问题；处理索马里问题、利比里亚问题及塞拉利昂问题。联合国同区域组织或每个国家的内部力量进行合作时，结果就较好和较持久。

世界上仍存在若干十分棘手的冲突及跨国有组织犯罪、贩毒、恐怖主义和海盗行为等各种新的威胁，这些都必须更加坚决地予以应对。安全理事会必须通过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采取更加协调一致和全面的做法，找出新的途径解决这些挑战。我们应避免联合国在处理任何冲突局势或威胁时无法行动或无动于衷的情况，因为这将失去对联合国的信心。

安全理事会还必须不断评价其对冲突局势的判断，仔细考虑它所采取的解决办法是否正确。在一些情况下，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进行多年后予以结束，但又不得不重返，再来解决同样的问题。这说明，在这些国家所采取的办法并没有解决这些国家的核心问题。

我们欢迎当前所做的努力，以授权的任务符合当地的局势来加强联合国维持和平的成效。但是，需要更多地关注支持脆弱的冲突后国家建立其国家机构的能力，以便有效解决安全和其他方面的挑战。

安全理事会还应关注人的安全问题，包括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非常重要的社会经济发展。在这方面，应高度重视根据国家当局确定的优先事项来加强国家的自主权和能力发展。只有国家当事者才能采取能够加强可持续的和平、安全和繁荣的方式，满足社会的需要。

我们欢迎加强安全理事会同非洲联盟以及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也发挥重要作用的其他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国应让这些组织发挥最大的作用，因为这些组织具有地理相近的优势和迅速动员并作出反应的能力。近年来，这些组织为维持和平而组织的特派团的数量已有增加。

非洲联盟通过它对非洲大陆冲突局势作出的回应，显示了它对防止、调解和解决非洲冲突的承诺。通过根据成员国各自能力提供政治领导力和部队、后勤及资金，非洲的自主权得到了显示。

但是，影响诸如非洲联盟索马里特派团等非洲联盟维持和平行动成效的主要难题是缺乏足够的资金。正是在这一领域迫切需要联合国和其他国际伙伴的更多支助。

必须解决改革安全理事会提高其效用的长期问题。安理会需要加强其可信性、合法性和代表性。整个非洲大陆有 53 个会员国，人口超过 10 亿，但在安理会却没有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这是不公平的。我在这里的职责有一定的时限。安理会在做法和决定上还应努力做到更加公正和透明，以便消除在其所审议的某些问题上让人觉得既得利益取代了公平合理。

此外，安理会应更多地让那些列入其议程或正在审议其局势的国家参与工作，使它们有机会表达看法和关切。

由于安全理事会是代表会员国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它必须迅速有效地采取行动，解决目前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和新出现的威胁，以便不辜负人们的期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奥地利共和国联邦总统海因茨•菲舍尔先生阁下讲话。

菲舍尔先生（以英语发言）：二十世纪最大的灾难是一场战争让 5 000 多万人丧生，联合国就是在这一灾难之后诞生的，为的是挽救后世免遭战争的祸害。安全理事会被赋予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在过去 65 年里，安理会为这一崇高目标作出了巨大贡献。对于受到武装冲突影响的人来说，这常常是一个生与死、安全与发展以及尊重法治和人权的问题。世界上没有一片土地能够例外。

安理会在最初的年代主要对付的是国家间的冲突。近年来，冲突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涉及非国家行为者的国家间冲突以及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贩毒、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等跨国威胁，这给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带来了新的挑战。

据我所知，维持和平是《联合国宪章》没有预见到的任务。现在，维持和平已发展成非常成功的危机管理工具。在过去几十年里，维持和平的性质有了改变。在监测停火和在交战方之间部署部队之外，今天的维持和平行动已置身于冲突之中，面对错综复杂的任务和挑战。

奥地利认识到联合国维持和平的重要性，在它加入联合国之后立即向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派遣了部队、警察和专家。自 1960 年以来，奥地利共派出了 90 000 人参加和平工作，这证明我们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坚定承诺。

我们愿意承担全球性的责任，这一点在我们第三次担任安全理事会成员上再次得到了体现。面对今天的威胁，我们认为保护武装冲突中的平民是一项主要优先工作。有效保护平民是可持续和平的前提条件，只要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参与其中，它也就涉及安理会的信誉问题。

第 1894(2009)号决议为进一步加强对最弱势群体的保护提供了牢固的基础。创建有利的保护环境，不只是使人免遭有形的暴力，它还必须得到在法治、人权、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以及赋予地方社区能力等领域开展活动的支持。因此，迅速执行第 1894(2009)号决议将有助于提高安理会在这一核心领域的效力。

妇女在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是一个同样重要的议题。我们必须抓住今年 10 月第 1325(2000)号决议通过十周年这个独特机会，重申我们的承诺，努力增加妇女在预防性外交、调解工作、维持和平及建设和平方面的参与和充分介入，并提高妇女人员比例。在这方面，我要赞扬潘基文秘书长的强有力领导，并鼓励他继续推动妇女事业。

在开展这些努力的同时，必须加强对妇女和女童的保护、特别是保护她们免受性暴力侵害。安理会已多次重申它要在努力消除此类侵害行为不受惩罚现象方面发挥作用。我还要感谢乌干达在十月份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期间致力于进一步推动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议的实施。

对诸如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儿童与武装冲突以及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等议题进行的有系统审议，表明了安理会有效应对当今各种挑战的能力。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需要齐头并进。

最后，我想强调，预防是管理冲突的最有效力和效率的办法。因此，我们非常欢迎秘书长作出努力，加强联合国预警和预防冲突的能力，并继续进行斡旋和调解活动。作为欧洲联盟的一个成员国，我们对联合国与区域组织这方面的伙伴关系抱有坚定信心。

主席先生，最后，我谨祝贺你召集了本次首脑会议并草拟了一份主席声明。我们完全支持该主席声

明。让我最后重申，如果安理会能够将法治作为其行动的指导原则，那么它就能以最有效、最可信的方式发挥作用，因为法治是同样适用于每一个国家的明确、可预见的原则。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总统古德勒克·埃博拉·乔纳森先生阁下发言。

乔纳森先生(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赞扬贵国代表团召开本次会议，对不断演变的国际安全环境进行战略审查。在这次审查中，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达成一个共同的看法，为安全理事会更有效地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提供必要的最高政治方向。

我们面临着不断演变的安全环境，其特点在于，同时存在着既不受边界限制也不受国籍约束的多种威胁。这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小武器和轻武器的非法贸易、毒品和人口贩运以及把性暴力作为战争武器使用的现象。

我们的世界也是一个充斥着极端不平等、贫困、边缘化及排斥现象的世界。这些问题因诸如发展不足、自然资源遇到压力以及存在与社会凝聚力和治理有关的困难等体制性问题而变得更加复杂。冲突扩散蔓延的性质使国际安全形势更加严重。

这些复杂的挑战要求联合国和会员国拿出远见、创意和决心，并发挥领头作用。安理会应考虑为自己重新定位，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

最近对建设和平委员会所作的审查以及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34 国委员会)关于“新地平线倡议”的讨论证明，联合国各机构之间应当加强合作，以确保在实地提供有效的服务。因此，安理会在寻找办法应对相互交织的和平、安全与发展挑战方面，应加强与大会和经济与社会理事会的合作，并与其他利益攸关方、特别是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伙伴关系。安理会应象处理全球恐怖主义等大问题那样，更迅速地应对规模较小的挑战。

我们目前的安全结构不是应对当今多种安全挑战的最好模式。维和方面的人力、物力及财政费用不断增长，难以为继。日益加剧的贫困和疾病蔓延导致的互竞需求不容忽视。这些因素令人信服证明，需要制定一个连贯的战略框架，将安全和发展要务结合起来。我们在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已经看到联合国各机构如何与政治行为体合作，通过创造机会、推动善治和法治来促进稳定。

尼日利亚已汲取关于不断演变的安全模式和关于暴力冲突根源与后果的许多教训。在过去二十年里，在西非和在整个非洲，我们目睹了预防方针对冲突管理的价值。在尼日利亚七月份担任主席期间，安理会接受了这一概念。我们对安理会确认需要最妥善运用所有预防性外交工具感到鼓舞。

通过改进我们对冲突管理的认识，我们使自己有机会对有效应对当前任务所需的工具进行认真反思。随着对冲突管理模式进行调整，以把预防概念纳入其设计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变革的绿芽。

通过使用预防性方法，政治事务部及其调解支助股等行为体正在为当地社区之间建立信任作出重大贡献。在安全理事会的支持下，秘书长正沿着在中部非洲建立联合国办事处的正确轨道前进。我们希望，该办事处将会复制通过联合国西非办事处所从事的工作在西非促成的和平建设成果。然而，诸如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及中东地区等地区的持续不稳定严肃提醒我们不能自满。

今天我们必须承认，没有区域和次区域行为体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八章所作的贡献，安理会在把各国人民从战祸中解救出来方面就不会有什么成效。通过协作，它们可以为联合国确保稳定的努力提供大力帮助，我们从非洲联盟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作出的贡献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尼日利亚愿意并且有能力为这种强化努力起推进作用。

我们必须在已取得的成就基础上巩固我们的努力。最近，许多安理会成员都在推动这一进程。英国和法国发起了正在进行的关于维持和平活动的审查；尼日利亚要求以预防性外交为重点；美国、日本和土耳其已率先以维和及部队派遣作为侧重点。我们鼓励

安理会现在建立一个机制，以监测在落实象本次会议这样的首脑会议上确定的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情况。

处境不利者、被边缘化者和被压迫者都在呼吁联合国展现它的领导力，结束冲突的苦难。在响应这一呼唤时，我们必须使联合国能够成为

> “整个人类大家庭不可或缺的共同殿堂，我们将通过联合国努力实现我们全人类谋求和平、合作与发展的普遍愿望”（大会第 55/2 号决议，第 32 段）。

因此，我敦促各位领导人拿出胆识、想象力和务实态度，对目标坚定不移。让我们在制订目标时做到明确，让我们在设定目标时做到具体，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崇高言词化为具体行动，毫不松懈且不受阻碍。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主席团主席哈里斯·西拉伊季奇先生阁下讲话。

西拉伊季奇主席（以英语发言）：居尔总统，我谨感谢你和土耳其共和国代表团召开本次高级别会议，对安全理事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与日俱增的作用进行战略性的审查。我也要感谢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生所作的出色介绍。我真诚希望，我们今天会议的成果将成为有益的工具，为安全理事会今后的审议工作服务。

根据《联合国宪章》，安全理事会的首要作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我们应当不负众望，并在今天发出一致的信息：我们同心协力探索履行这一职责的办法。

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角度来看，我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一点是：适当运用过去汲取的经验教训至关重要。安全理事会过去犯过错误，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就是现代历史上活生生的例子。安全理事会曾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持续实施武器禁运，增强了米洛舍维奇政权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其目的是不顾人的死活，通过灭绝种族和种族清洗来扩张本国领土，牺牲周边国家。

根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数据，结果有 20 万人被杀害，其中有 12 000 名儿童，多达 5 万名妇女遭到强暴，还有 220 万人被迫逃离家园。也请允许我提醒安理会，目前仍有 135 万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公民因此生活在异国他乡。

当时，安理会的某些大国为这种做法辩解，声称解除禁运将会火上浇油。其结果是，火本质上是用无辜者的鲜血浇灭的。

随后，恐怖行为变本加厉，最终是 1995 年 7 月在斯雷布雷尼察进行灭绝种族的屠杀。事实上，1999 年秘书长关于斯雷布雷尼察问题的报告明确承认：

> “由于错误、判断失误和没有认识到所面对恶魔的邪恶本性，我们未能尽力帮助使斯雷布雷尼察人民免受塞族大规模的屠杀……斯雷布雷尼察所昭示的真理被联合国和整个世界理解得太晚了：波斯尼亚既是一场军事冲突，同样也是一场道义之争。斯雷布雷尼察的历史悲剧将永远萦绕在我们的心中”（A/54/549，第 503 段）。

我们无法让死者复生，但是，我们可以给幸存者尊严和公道。我们今天所说的一切不是为了纠缠于过去，而是为了未来。我们负有这一责任，这不仅是为了受害者和幸存者，而且还是为了我们共同的人性。安全理事会必须向有可能以扭曲的意识形态为名犯下罪行的人发出清楚明确的信息：“你们的罪行是无法赦免的”。

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犯下的错误几乎没有得到纠正。相反，由于有人公开呼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一部分分裂出去，《代顿协定》所建立的和平与安全和在许多领域取得的进展现在受到颠覆。在发出这种破坏稳定的言论之前，国际社会的耐心在过去 15 年来屡受考验。对长期阻挡国家机构运作和阻碍难民回返作出的反应不足，挑衅性的言论也被长期容忍，以至犯罪者认为，把他们犯下暴行、种族清洗和灭绝种族罪的地方变成自己领地的时候到了。这不仅威胁到国际社会已经为此费尽心力的和平、安全和稳定，而且也考验国际社会是否有决心来防止情况恶化和在我国再添新伤。

把公开要求改变国际边界的呼吁当作竞选言论置之不理，这将是重蹈覆辙。我们防止犯错的能力再次受到考验。约翰•肯尼迪总统曾经正确指出：“疏漏不改，方为错误”。

我还要谈一谈冲突后的建设和平行动。尽管应当让所有相关国家和国际行为体参与这一进程，但我们认为，当事国的政治意愿和国家自主权是建设和平行动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建设和平进程主要是冲突后国家本国的责任。

促进冲突当事方之间的对话，特别是决策者和民间社会之间的对话，对国家机构的能力建设和建立信心都至关重要，对和解进程也至关重要。追究所有犯罪者的责任并把他们绳之以法对和解进程至关重要。

另一个让我们不愉快的事实是：斯雷布雷尼察灭绝种族的主犯拉特科•姆拉迪奇仍然在逃。这对预防这种罪行和我们的信誉来说都不是好兆头。

建设和平行动应当以综合办法为基础，其中包括建立善治、法治、促进人权、建立制度、安全部门改革、经济重建和发展以及使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重新全面融入社会。此外，应当在冲突后社会加强妇女的作用以及她们对建设和平努力的参与。

在我们这个相互联系越来越紧密的世界中，和平问题与安全问题密不可分。新威胁和新挑战每天都在出现。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单独应对这些威胁和挑战。因此，安全理事会必须作好准备，以一致、全面和公正的方式应对这些挑战。安全理事会必须满足全世界千百万贫困人民的期望并实现他们的希望。这是他们对我们起码的期待。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加蓬共和国总统阿里•邦戈•翁丁巴先生阁下发言。

邦戈•翁丁巴总统(*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赞扬你，并通过你赞扬贵国土耳其倡议召开本次首脑会议，使我们今天有机会评估安全理事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

随着国际领域中的发展，我们世界上出现了对和平与安全的新威胁。除其他外，它们包括气候变化、武器扩散、国际恐怖主义、海盗行径、毒品贩运及其必然结果——跨国有组织犯罪。这些新威胁的复杂性质，以及当前安全事务同发展问题之间的明显的相互依赖性，使得安理会的作用更加困难，并使维持和平特派团任务的效力越来越小。如果要应对这些新的挑战，安理会必须重新考虑其行动方法。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高兴地提出一些想法，我认为它们能够帮助安理会提高行动的效力。我敦促安理会强调预防行动。各位成员将会同意，预防危机和冲突要胜过解决它们。为此目的，我敦促秘书长进行调解努力，并竭尽全力改进本组织的早期预警机制。

3 月 8 日，我在纽约这里的国际和平研究所强调了加蓬重视预防性外交的作用。例如，我们采用这个想法，在我们所处次区域执行预防和管理危机与冲突的机制，例如总部设在我国的中部非洲早期预警机制以及中部非洲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在中部非洲的预防性行动框架内，安理会加强所有这些机制的能力将大有好处。我谨在这里欢迎联合国中部非洲办事处即将在利伯维尔开始运作，除其他外，它的授权包括这项任务。

鉴于安理会今天面临的新危机的复杂性，安理会必须重新考虑它的维和方法。因此，我国支持秘书长旨在加强维和行动的新地平线倡议。如果维和行动无法进行，安全理事会必须想方设法强制实施和平。这种方法在索马里特别有用。

除其业务内容外，维和特派团必须具有全球性和多学科的性质。因此，我们欢迎在这些行动中包含新的组成部分，例如有关儿童兵、性虐待受害者和保护平民人口的办公室。为了向建设和平顺利过渡，安理会需要考虑可持续和平的基本条件和人民的期望。这就是为什么必须为维和行动制定明确和可以实现的任务规定。这些任务规定必须包含基于标准的危机退出战略，以便能够进行业绩评估和实现规定的目标。

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是一项巨大的任务，需要加强安理会同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尤其因为后者更加熟悉行动地区的现实。因此，我欢迎在安全理事会同非洲联盟(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之间设立一个有关共同关心问题的正式协商机制。我也高兴地看到，这两个组织正在共同努力，为达尔富尔和索马里的和平寻找解决办法。

非洲是维和特派团的主要行动地区，巩固安全理事会同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之间的合作是一项战略目标。这种合作将加强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行动，并且本安理会将获益于拥有一个伙伴，这个伙伴对实地挑战的了解和掌握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资产。

必须通过建设和平来维持和平，以便防止危机和冲突的死灰复燃。因此，冲突后国家的建设和平特派团必须越来越多地包含帮助重建政治、司法、安全和社会经济机构的各项方案。

我认为，这些是安理会采取更适合实地现状和人民期望的有力行动的基础，这些人民面对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多种祸害。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黎巴嫩共和国总统米歇尔·苏莱曼将军阁下发言。

苏莱曼总统(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对你召开本次首脑级会议表示赞赏。鉴于土耳其的关键作用，这项倡议是完全正确的。我也谨感谢秘书长发表的宝贵的开幕词。

在本世纪的第一年，世界目睹了位于联合国东道城市的世界贸易中心遭受毁灭性的恐怖袭击。在其第八年，世界面临一场全球金融危机。这些危机尽管严重，没有导致全面经济崩溃。也没有象 20 世纪初那样预示一场世界大战的爆发。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国际社会商定以共同方法，通过行动和团结的机制来解决这些全球危机，这些机制的基础是区域和国际层面的联合行动机构，最突出的是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

然而，再三发生的政治和经济危机暴露了这一国际制度的缺陷和短处。其一，整个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需要进行改革。全球金融制度也必须加以改善。

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核威慑和恐怖平衡在 1945 年之后防止了全球对抗。但是，它们没有防止小规模、不公正和致命战争的爆发，导致占领领土、分裂国家、人民流离失所和千百万人死亡。其中最突出的不公正和痛苦的危机就是巴勒斯坦的悲剧，它是中东冲突的核心。

的确，以色列继续以武力占领阿拉伯领土并剥夺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推行耶路撒冷犹太化，对加沙实行封锁，以及不放弃其核武库。以色列仍然占领黎巴嫩领土，侵犯了黎巴嫩的国家主权。以色列坚持进行威胁，安插间谍网络和特工。这要求国际社会采取坚定的、威慑性的立场。

根据《宪章》第六章，包括通过预防性外交和建设和平等手段，安全理事会能够和平地解决争端。改善业绩需要从“反应”模式转变成“积极主动”模式，尤其通过力求解决由压迫和贫穷引起的冲突的根本原因，以及防止侵略国觊觎其他国家的领土和自然资源的图谋得逞来实现这一转变。

这些努力应该包括巩固民主、传播开明和温和的思想，以及促进营造一个有利于善政的环境，摈弃狂热主义、种族主义和傲慢。这些努力还应该包括维持促进不同文明、文化和宗教之间的对话与和睦的举措。黎巴嫩希望成为管理此类对话的国际中心。

我们必须提及这样一个事实：有些任务只有在国际社会、尤其是安全理事会施加充分压力的情况下才会执行。在黎巴嫩南部就是如此，根据联合国的相关决议，尤其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701(2006)号决议，以色列部队必须无条件地从所有仍然被其占领的领土上撤走。在这种情况下，我谨赞赏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在黎巴嫩南部付出的努力和牺牲。黎巴嫩一直渴望调动其所有国家能力，以维护其主权、独立和安全，以及保护其领土、水域和海洋资源。

黎巴嫩参加了 1991 年马德里和平会议，仍然期待着根据马德里框架、国际合法性的相关决议以及

《阿拉伯和平倡议》的所有规定，在中东所有方面实现公正、全面的和平。这些都维护黎巴嫩无条件地收复其所有被占领土的权利。

尽管黎巴嫩密切关注在上述全面办法之外为实现部分解决和开始解决而采取的举措，但黎巴嫩重申，将不会同意任何黎巴嫩并未参与、或者任何违背其重要国家利益，尤其是违背其反对以任何形式在黎巴嫩领土重新安置巴勒斯坦难民的主权权利的中东问题解决方法。这种重新安置做法实际上将违背难民的合法权利和人权，违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核可的《塔伊夫协议》、《黎巴嫩宪法》序言以及《阿拉伯和平倡议》。此外，这将造成不公正和紧张局势、助长暴力，以及损害黎巴嫩和中东的稳定。

我们还应该指出，国际社会负有增加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预算的重大责任。该救济和工程处是于 1949 年为解决人道主义问题和巴勒斯坦难民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建立的。

安全理事会在《宪章》第六章的框架中采取行动的时候，能够采取强制性措施，例如实施制裁和使用武力。但是，大多数受压迫的人经常抱怨安全理事会没有能力执行其自己的决议，或者抱怨安全理事会实行双重标准。例如，这种双重标准把以色列描绘为一个不用负责任和凌驾于国际法之上的国家，还把联合国描写成无能为力且陷于瘫痪。这需要有效地考虑形成这一负面观点的原因以及如何改变这一观点，从而恢复安理会的作用，获得人民的信任，相信安理会有能力捍卫他们，伸张正义并说服他们不要诉诸抵抗作为合法的自卫手段。

作为国家，我们负有共有的义务遵守国际法准则和正义精神。我们确实认为，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以及确保平等和对人权的尊重的准则是法律与正义的力量，而不是武力和既成事实的法律。

主席：我现在请日本首相菅直人先生阁下发言。

菅先生(日本)(以日语发言；英文本由该代表团提供)：如今，正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恐怖主义和海盗行为等问题所证明的那样，对人类安全的威胁正多样化。此外，产生这类威胁的背景也越来越复杂。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威胁，我们需要全面理解其根源，并且认真地选择最合适的政策选项。

今年 4 月，日本在本会议厅举行了部长级会议，我们得出结论，建设和平战略对于使我们能够以全面、综合的方式努力解决政治、安全和发展问题来说是必要的。

世界领导人值得在这次会议上参加有关建设和平的讨论。这次会议证明，建设和平是国际社会的一个紧迫问题和共同目标。我赞赏土耳其总统阿卜杜拉•居尔在这方面的倡议。

真正的和平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说国家仅仅没有战争或冲突就是“和平”吗？不，情况并非如此。恢复和平以及恢复遭到战争、冲突和自然灾害破坏的人们的生活会带来真正的和平。日本全面支持力求在这一恢复进程中重建社会和经济的人们。

这就是为什么我坚信，国家领导人最重要的作用是尽最大可能地减少人类痛苦的根源，例如疾病、贫穷和冲突。我将这一概念称为实现一个将人类痛苦减少到最小程度的社会。我还在昨天的大会高级别全体会议上所作的演讲中介绍了这一理念作为一种基本思想。日本将采取积极和具体的行动来实现真正的和平。

基于这些观点，日本将通过侧重于四大支柱来促进其援助：即维持和平、建设和平、预防冲突及人类安全。

首先是维持和平。作为安全理事会维持和平行动工作组主席，日本将牵头关于加强为维持和平活动做贡献的国家之间的合作的讨论，以及关于确保维持和平行动的必要资源的讨论。日本本身正在积极地为维持和平和其它相关行动做出贡献。今年，我们迅速地向海地和巴基斯坦这两个受灾国家派遣了日本自卫队。我们还决定向联合国东帝汶综合特派团派遣军事联络官。

其次，让我们探讨建设和平。我们一般认为，建设和平在维持和平结束之后开始。不过，为了实现真正和平，建设和平必须在维持和平活动开始进行之后不久同时展开。日本知道对建设和平采取全面和综合办法的重要性，我们的经验来自于长期对柬埔寨提供建设和平的援助，在该地我们从一开始就全面介入，主办了和平会议和捐助方会议，并继续对和平进程的最后阶段——审判红色高棉——提供支助。在东帝汶的建国工作中，我们根据以前这方面的经验作出的贡献即将取得成果。我们非常重视在阿富汗、伊拉克、中东和非洲运用类似办法的建设和平努力。

在所有上述问题中，阿富汗是建设和平方面对国际社会的最大挑战，而正是向阿富汗，日本提供了最多的援助。日本同各伙伴合作，向阿富汗政府的努力提供了全面和综合性的支助，重点有三个支柱：加强安全，包括警察培训；通过对前塔利班士兵进行职业培训和创业使之重返社会；通过农业援助等各种方案实现可持续和自立的发展。

日本将同土耳其共和国合作援助阿富汗警察，办法是提供资金和警员，以改善阿富汗的安全情况。我们最近还发放了 5 000 万美元的援助，帮助让反叛分子重返社会。我们打算同国际社会合作，一道提供援助，使阿富汗人民能够感到切实改善了他们的生活。

在预防冲突的第三个支柱方面，创造一种安全和有保障的环境，让人民能够生活和落实持续的建立信任措施，这对脆弱或冲突后国家而言至关重要。

安全理事会还必须继续尽最大努力阻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防止恐怖集团或其他组织获得这种武器。日本将执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10 年审议大会所商定的行动计划。在昨天举行的一次外长会议上，日本和澳大利亚连同其他观点相同的国家就这一问题组成了一个新的集团。我们将继续同国际社会合作，致力于核裁军和核不扩散的努力。

作为第四个支柱的人类安全的概念对于协助安全理事会应对这些事项十分有益。只有在每一个人实现了自由、得到了尊严和过上有成就感的生活的时候，真正的和平才能得以维持。根据这种哲学，我们将继续为保护和支持易受伤害国家和人民的国际努力作出贡献。

最后，联合国诞生已经 65 年了。自那时以来，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安全理事会要继续在维持二十一世纪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有效作用，安理会本身就需要通过反映国际社会的现实来证明其合法性。为此，日本将同其他会员国合作，积极致力于及早实现安全理事会的改革。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先生阁下发言。

拉夫罗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感谢土耳其代表团和居尔总统本人召集安全理事会今天的会议。

近年来，联合国和很多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防止和解决冲突局势和冲突后重建方面做了许多非凡的工作。我们面对的是破坏国际稳定的全球性和跨国界挑战与威胁，例如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恐怖主义、贩毒和有组织犯罪。因此，我们正在寻求更加有效的新机制来保障国际和区域的稳定。安全理事会正在依照《联合国宪章》在这方面的努力中发挥带头作用。安理会必须进一步加强现有机制，务必能够作出更加有效和迅速的反应。

解决一系列危机局势的经验得出了若干基本结论。首先和最重要的结论是不能通过武力解决当今的冲突。这些冲突首先必须在政治和外交层面解决，通过所有当事方参与对话和谈判，并且不应孤立任何当事方。2008 年 8 月，我们都目睹了单方面破坏商定的维持和平模式和依靠武力所得出的结果。

第二，我们应竭尽全力，不论是物质还是智力，及早预防冲突和加强联合国在预防外交和调解方面的潜力。众所周知，预防冲突局势远比嗣后解决冲突局势要节省得多。为此，应该向联合国预防外交区域中心、相关区域组织和协会提供积极的支持，它们在

和平解决争端和防止跨国界威胁安全方面提供了援助。

第三，我们在中东、阿富汗、非洲、海地、东帝汶等地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的努力取得了成功，这依靠的是我们能够顾及行动所在国的利益和它们的优先考虑。国际社会的援助不应强加于人。

第四，现代冲突需要采取复杂的战略和全面的解决办法，其立足点应该是：目标统一；物质、技术和财政支助的可预测性；军事和民事稳定努力的有效结合；以及密切协调，同时亦顾及区域情况以及区域组织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八章以最好的方式进行参与。必须避免重复劳动，尤应避免相互竞争。我们根据这一理解促进联合国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上海合作组织之间的合作。

我们欢迎并全力支持安全理事会同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部队派遣国经常进行对话。这种对话有助于我们制定更加符合现实的任务、充分评估现有资源和确保适当的控制。

在这方面，我们认为邀请维持和平行动军事特遣队指挥官出席安理会会议的做法特别有帮助。我们上个月在俄罗斯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期间实行了这一做法。俄罗斯提出的进一步加强军事参谋团的活动的提议仍然具有实际意义，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积极响应。它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军事参谋团与安全理事会、秘书处及所有有关会员国完全遵照《联合国宪章》及其第四十七条开展实际合作。它将确保对维持和平行动作出有系统和专业化的军事专家评估。

鉴于乍得和东帝汶的行动即将关闭以及刚果民主共和国、科特迪瓦和利比里亚行动开始缩编，必须制定有效的撤离战略。这种战略应有助于优化成本和将各种努力及现有资源集中于创造有利的条件，以便加强政治解决、防止冲突死灰复燃和确保有效的冲突后建设和平。

应当更多关注如何合理地结合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任务规定以及建设和平委员会、联合国专门机构和区域组织如何和何时介入等问题。

俄罗斯维和人员参加了在中东、非洲各区域、科索沃、东帝汶和海地的行动。作为联合国在苏丹、乍得和中非共和国特派团的组成部分，部署了我们的直升机部队。俄罗斯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提供实际的物资、技术和运输支助，并培训来自世界各地区的民警警官，包括来自非洲国家的民警警官。这一政策得到了我们每年向维持和平基金捐助 200 万美元的支持。俄罗斯将继续增加其对联合国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活动的实际贡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巴西对外关系部长塞尔索·阿莫林大使阁下发言。

阿莫林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我谨赞扬居尔总统和土耳其代表团倡议举行此次高级别会议。

六十五年前建立了联合国，以防止再次爆发大规模战争。但对许多人来说，真正的和平从未到来。数百万人民依然生活在冲突和贫穷相互助长的世界。促进稳定的国际努力受狭隘的观点阻碍，这种观点认为和平只是没有武装冲突。

今天，很显然，和平、安全、发展、人权和法治相互关联。只要存在饥饿和贫穷，和平就永远无法盛行。如同撤出战略一样，维持和平行动必须拥有一个可持续性战略，一个能够带来稳定、发展和牢固的国家体制的真正的和平红利的战略。

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应当尽可能同时开展。我要说明，我们不是主张安全理事会获得促进发展的授权。但是，在多数情况下，安全理事会将受益于建设和平委员会的意见。联合国系统中其他机构也必须介入。《联合国宪章》第 65 条中所设想的安全理事会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之间的协调应当得到充分落实。

让我仅举两例。

巴西在海地十分自豪地向联合国领导的稳定努力作出了贡献，那里很显然，如果不充分处理极端贫穷和贫困，就不会有持久的和平，即使在地震发生前也是这样。只有抓住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带来的机会之窗，加强机构和改善海地人民的生活条件，才会

普遍实现真正的稳定。这将要求负责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各机构以及国际金融机构均在联合国的适当协调下深度介入。

几内亚比绍是贫穷和机构不稳定阻碍和平的另一个情况。该国需要开展的改革，尤其是其武装力量的改革，将需要其当局作出大胆决定。但是它不能没有大量的国际合作。而且，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或许需要安全理事会适当关注。

与联合国其他机构的互动以及处理复杂局势的能力是提高安全理事会效力所不可或缺的。但这还不够。安理会需要更具代表性和合法性。其工作方法必须更为透明。整个国际社会关切的安全问题不能成为数量有限的大国私下处理的事务。

改进安全理事会效力还取决于非常任成员的作用。它们必须充分参与决策进程。非常任成员可以给安理会带来各种各样的观点和区域经验。只是促请他们批准常任成员已经作出的决定是不恰当的。

不解决否决权问题而讨论安理会的效力也是不可能的。我们是讲求现实的。我们不是在提议取消否决权。不过，使得更加难以使用否决权或鼓励自我克制的富有想象力的方式是必要的。

我提出的所有措施——全面解决危机、改革安理会组成、加强非常任成员的作用和限制否决权的使用——应当有助于使国际社会更多介入安理会的决定。

最后，请允许我谈谈制裁问题。制裁，尤其是经济制裁，是《联合国宪章》为特殊棘手局面所设想的。因此，原则上讲，制裁没有不合法之处。但是，实施制裁常常带来非预期结果，并且对平民人口，尤其是对较为弱势的群体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制裁是需要极其谨慎使用的工具，并且只有在用尽一切对话和谅解途径之后使用。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美利坚合众国国务卿尊敬的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阁下发言。

克林顿女士（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赞扬安全理事会、土耳其领导人和秘书长在本次安理会结束时将发表重要声明并强调促成和平、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的极端重要性。我认为，我们今天已经听到——并且将从我们所剩同事那里听到——改进这些职能何等重要，无论从人道主义角度或战略角度来讲，这都是至关重要的。我很高兴，声明本身强调要减少和解决冲突，而且强调更好地保护平民免遭暴力，包括保护妇女和儿童免遭性暴力。我非常高兴，声明非常清楚地看到联合国目前的局限性，承认我们所有会员国有责任共同努力，改进这一核心职能。

我已经看到联合国在世界各地所取得的成就，我有幸见到许多无私奉献的男女工作人员在远离他们的家园的动荡领土上辛勤劳作，这些领土包括：利比里亚——在那里联合国部队提供了该战乱国家所需要的空间和安全，以便开始其重建工作；巴基斯坦——在那里联合国援助人员正在协助其家园和生计被洪水冲走的人民；当然还有海地——在那里巴西领导的联合国维和人员在地震发生后立即走上街头，尽管他们自己也蒙受了严重损失。他们的存在为许多地方提供了迫切需要的秩序、稳定和希望，我们绝不应忘记这些士兵、警察、顾问和援助人员所作出的牺牲和提供的服务，他们在远离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会议厅的地方辛勤劳作，面临危险。

去年，奥巴马总统会见了主要部队和警察派遣国领导人，向他们表示感谢并与之讨论如何加强联合国维持和平的效力。我谨借此机会重申，我们赞赏所有做出资金承诺的国家所做的贡献。我们将竭尽全力共同努力，改进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方方面面。

一如主席声明所说，这些工作已变得日趋复杂。仅仅提供维和人员不再够了。必须伴之以调解、促成和平和建设和平。我们对多方面的任务要求与满足要求所拥有的资源之间不断增加的差距感到关切。常常是，联合国特派团授权庞大，但却缺少主要能力。它们没有足够数量的直升机；它们没有足够数量的医疗队；它们没有足够数量的警察培训人员或危机反应工

具。它们常常因在改进治理和法治方面努力不足而受到妨碍。把这些特派团派出去，却又不提供所需的资源和支持，这有损其效力，也危及联合国人员的安全。

我也非常赞同乌干达总统的看法，即我们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动，加强与区域部队和有关国家本身进行的合作。归根到底，如果提供给特派团的资金不足、组织安排不完善而且任务执行不充分，那么为此付出代价的正是我们试图帮助稳定其局势的国家和我们要努力保护的平民。因此，为了作出改进，首先应当为联合国所有特派团规定明确、可信和可落实的任务——当然，起点就在这里。

美国也强烈支持开展业务行动方面的改革，使联合国各外地特派团得到更迅速的部署，并配备足够的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部队和警察，此外还应当向其提供所需的高素质领导人员和文职专才。我们也支持进行管理上的改革，以提高效率，改进问责，增加透明度。美国正在扩大其努力，帮助其他国家进行培训和提供具备执行这些艰巨任务所需能力和经验的建制警察单位。这些警察单位能够在短期开展的保障安全方面行动与长期的治理与法治工作之间架设一座重要的桥梁。应当特别重视增加女性警官和维和人员的数目，例如我就曾见过一些印度妇女在利比里亚很出色地发挥着作用。

美国还正在资助联合国所作的新努力，把保护平民融入特派团工作的每个方面——从战略规划到实地行动。令人悲伤的是，我们从联合国本身或新闻媒体接获的报告都指出，联合国部队驻扎地附近的平民继续遭受可怕的袭击和暴力。刚果民主共和国就是我们需要更妥善协调，而且需要紧急协调的一个地方。在那里，平民遭受的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已达到难以想象的地步。去年，在访问该国并见到惨遭殴打和强奸的妇女之后，我主持了安理会会议，通过了第1888(2009)号决议，目的是打击冲突地区的性暴力行为。我要遗憾地说，我们并未取得进展。今天，我要宣布，美国将提供新资金，以帮助执行第1888(2009)号决议中规定的重要措施，其中包括设立一个特别代表办公室并促其加强努力，以帮助伸张正义和追究责任。我们还将提供帮助，以便向那些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实地为确保追究责任而开展工作的人提供培训和保护，并且帮助刚果民主共和国制定和实行本国司法机制。

美国从一开始就一直致力于改进联合国的行动，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认为这是应当做的正确事情，也不仅仅是因为在我们自己的价值体系中，人道主义要务非常重要，而且也是由于我们的的确确认为，这是一种明智而且具有战略意义的策略。这些特派团能够帮助遏制和解决否则会吞噬整个国家和整个地区的冲突。它们可帮助避免脆弱的国家成为失败的国家，成为更广泛动荡局面的根源。它们也可以帮助陷入困境的国家开始走上成为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伙伴的道路。环顾这个会议厅四周，我看到在座的有那些最近刚遭遇战争、那些过去曾经而且现在仍然由于冲突而四分五裂的国家的代表。那些国家已经重新站立了起来，它们克服了重重难关，支撑了下来。它们现在已经能够为解决自身的问题以及其它国家的问题贡献力量。

主席先生，你今天亲自在安全理事会这里主持这次讨论会，使它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我希望这次会议不仅仅只是一次普普通通的会议，希望我们将会采取后续行动，尽一切力量使联合国的最重要使命之一——建立和平、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能够更有效地开展下去。美国将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但我们都必须尽一切力量，向那些戴着漂亮蓝色钢盔的勇敢的男男女女——每当看到他们，我们就为他们感到自豪——提供支持，而不只是把他们派去从事一项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外交和联邦实物大臣威廉·黑格先生阁下发言。

黑格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感谢你召集这次首脑会议。鉴于我们面临的种种新的安全威胁和经济困难，这次辩论会提供了

一个机会，可借以重申我们承诺提高联合国预防冲突，促成持久的和平协议以及维护和建立和平的能力。

不稳定和冲突在世界各地有着破坏性影响。它们影响到千百万人的生活以及各国和各个广大地区的繁荣。距离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最遥远的 34 个国家中有 22 个正陷于暴力冲突之中，或刚刚摆脱冲突。不稳定和无法制状况为极端主义、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提供着肥沃的滋生土壤，而这些威胁往往超越单个国家边界。保障国家安全已经成为一项全球性的努力和全球性责任。为了解决冲突，有必要采取连贯一致、战略性而且综合统一的对策。在联合王国，新政府就任后最早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建立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协调在外交、防务和国际发展等领域开展的努力。在联合国，我们支持进行改革，以确保预防冲突、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方面行动的一致性。这是安全理事会和整个联合国系统最近几年都在共同追求的目标。

但真正的考验是，这些改革是否能导致实地局面出现改观。我们大力赞扬世界各地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的奉献精神。在今后一年里，重大的挑战将继续给这些富于奉献精神的人员提出很高的要求。维和人员将在支持苏丹公民投票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当我们寻求制止针对平民，特别是针对妇女和儿童的攻击时，我们将要求我们的维和人员作出更大的努力，进行更多的创新。

然而，单靠维持和平不可能给脆弱国家带来长期稳定。如果我们要消除冲突的根源，例如腐败、族裔仇恨和族裔排斥现象，就必须建设和平。如果我们要加强和平地处理政治纠纷的国家能力，就必须建设和平。如果我们要更好地帮助各国重建法治、改革安全部门、加强善治并开始经济发展，就必须建设和平。建设和平工作必须尽快开始，以使交战各方和广大民众有信心着力达成一项和平协议。

在未来一年里，我们必须使仍未完成的改革进程得以结束。联合国在审查国际文职能力的时候，应当就联合国如何能够更快地把适当的文职专才部署到冲突后国家提出大胆的建议。这包括更好地利用区域组织和联合国的能力，尤其是南方国家的能力。我们还需要使建设和平委员会得到更好的利用。我们支持最近进行的审查，但我们现在应当鼓励委员会勇于面对建设和平工作所面临的确实很艰巨的挑战，并且就克服这些挑战所需采取的行动方针，向安理会和其它各方提出建议。在今后一年里，利比里亚将是考验建设和平委员会的一个场所。它必须帮助建立地方能力，以便维护法治，使联合国能够把保障安全的责任转交给国家当局。

如果我们真心要解决冲突，那么安全理事会以及联合国系统其它机构就需要建立真正的预防文化。这是一个涉及政治意愿的问题。安理会必须准备好审议未列入其议程的国家境内迅速变化的局势。我们必须支持秘书长及其高级工作人员对潜在冲突进行的定期分析。我们应当鼓励联合国系统各部门专家交流有关冲突潜在诱因的信息。我们的人权专家必须能够向寻找冲突早期迹象的有关各方表明他们的关切。我们必须同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就预防冲突的方法，包括导致冲突爆发的问题，例如非法开采自然资源问题，开展更有力的对话。

未来一年，如果我们要对付这些新的安全威胁，我们就需要使实地局势得到定期改善和产生持久影响。我们需要表明，我们正在安理会处理潜在冲突。我们需要显示，通过我们作出的决定和我们授权采取的行动，我们正在减少暴力对平民的影响。我们需有信心，我们正在建立国家安全部门，这样我们就能撤出维和行动，坚信我们支持了可持续的和平。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墨西哥外交部长帕特里夏·埃斯皮诺萨·坎特利亚诺夫人阁下发言。

埃斯皮诺萨·坎特利亚诺夫人（墨西哥）（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们首先感谢你倡议召开本次安全理事会会议，以便在最高级别辩论加强安理会在维护和平与安全方面作用这一问题。我们还感谢贵国代表团指导安理会工作。

国际环境不断变化，要求安理会在确认发展、遵守国际法、人权和安全之间显然存在相互依存关系的情况下不断调整它的手段和机制，以便有效和全面应对新的国际挑战和威胁。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威胁，例如国际恐怖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包括非法贩运毒品、军火和人口，正以横扫一切的方式影响世界。没有任何国家不受其影响，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应对。

安全理事会作为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高合法机构，根据《联合国宪章》赋予它的权限，应当继续加强它的机制和它的决定的影响范围，以便更有效地应对影响当代全球稳定的各种威胁，而不是面对现实束手无策。

墨西哥认为，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我们拥有手段和享有机会，促进一个有利于和平与安全得到明显改善的环境。现在，安理会力求在国际法框架内举行谈判的基础上达成共识，而以前，它很少这样做。此外，常任理事国之间保持着一种积极和建设性的关系，而一些格外协调一致、致力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非常任理事国也是如此。

这些因素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加强维和议程，注重预防冲突和建设和平，提供必要的政治支持，确保持久和平。我们的工作应当寻求确保安全理事会的努力在实地产生积极影响，把这作为建设和加强持久和平、促进平民特别是妇女和儿童安全的全面和协调长期战略的一部分。我们还必须继续鼓励对国际法律框架的遵守，确保对安理会各项决定的遵守和消除有罪不罚现象，特别是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侵犯人权行为不受惩罚的现象。

我们认为，应当更加注重预防冲突。开展对话与和平解决争端对于加强我们在维持和平与安全、消除冲突结构性根源和鼓励以更合理的方式开发与使用资源方面的国际合作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我国参加安理会工作期间，我们特别强调和平解决争端、预防外交、遵守法治和保持安理会工作方法透明度等因素的重要性；所有这些因素对于提高安理会能力的效率都是必要的。

墨西哥一贯主张和平解决争端，并且依然坚信，真正加强本组织在世界上的作用，取决于《联合国宪章》第六条的效力。贯穿其整个历史，墨西哥一直是《宪章》第六条的最积极促进者，一直诉诸仲裁和国际法院，并鼓励有关当事方通过调解和平解决我们区域的争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数十年来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调解一直是世界最和平区域之一。调解导致政治和意识形态冲突及领土和边界争端获得解决。因此，我们于 2009 年召开了一次关于调解与和平解决争端的安全理事会辩论会。

预防冲突和关注冲突后局势必须仍然是本组织的首要目标之一，它必须以全面和长期方式处理冲突根源。维持和平与冲突后建设能力，特别是民事能力，是促进和加强法治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认为，2010 年，我们在维持安全理事会议程上这一议题的相关性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6 月份举行的关于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过程中促进和加强法治的辩论会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强调安理会敦促武装冲突当事方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保护弱势群体的决议也是重要的。

关于国际人道主义法，安理会承担起《日内瓦四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中所述的集体担保方的角色。我们充满信念，召开了两次关于在冲突局势中保护儿童的会议，以便保护儿童的权利，并确保他们回到一个有利于他们成长和发展的安全环境。此外，在安全理事会成员支持下，我们还于 2009 年借助第1882(2009)号决议及其他决议加强了安理会的这些工具。

作为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并同样在大会内，墨西哥将继续如我们自本组织成立以来一直所做的那样，依照透明度、民主化和问责制等原则行事，为在国际一级创造有利于稳定与持久和平的条件作出贡献。

最后，我要表示，我国代表团支持将在本次会议结束时通过的主席声明草案，因为该草案无疑将加强安理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工作。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法国外交部长贝尔纳·库什内先生阁下发言。

库什内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倡议召开本次会议，使我们能够一道审议我们如何履行联合国最根本的使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我们必须头脑清醒。维和行动常遭所在国诟病，甚至拒绝，我们最近就见到此类情况。有时，维和行动履行任务面临困难。维和行动费用昂贵，而且其反应并非始终如意。基伍地区甚至最近发生大规模强奸事件而得不到惩罚，尽管当地部署有重要联合国资产的维和行动，我们大家对此均深感震惊。这些都是事实。但我们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森林。如果没有维和行动，我们怎么办？

没有其他国际组织拥有联合国享有的合法地位和能力，包括像联合国那样每天在世界各地执行任务的决心。显然，即使各国均明确主张预防，尽管现有体制存在缺陷，但我们还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用以协助和加强因刚启动而脆弱的和平进程；协助需要帮助的国家恢复能力，管理本国领土，进而避免冲突死灰复燃；保证国际社会保持警惕，不让最脆弱者任人宰割；一句话，动员整个国际社会参与解决我们不能熟视无睹的危机。

这是一种大胆、危险的任务，甚至有人说是乌托邦式的不现实的任务。如果联合国不接受这项挑战，没有其他组织可以替代。因此，我重复，安理会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必须汲取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并据此调整它的决定。

主席先生，你正确地表示，希望本次会议覆盖有关维持和平所有各方面问题，无论是预防冲突，或在冲突结束后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事实上，我们越来越需要讨论所有这一切问题。

在这个进程的核心，是维和本身。当然，我们对此义不容辞，因为这是联合国的主要职责之一，数百万男女老少的生命有赖于维和行动。数千名法国军人和 150 名法国宪兵和警官参加了联合国蓝盔部队，正如希拉里·克林顿先前所说，这是我们的“贝雷帽”军人。法国对维和行动预算的贡献高达 5.85 亿美元。

我们经历过失败，也经历过成功。有些时候，特派团达到了最大的极限。我们也曾目睹悲剧：在卢旺达、在前南斯拉夫和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我们不能忘记这些悲剧，我们必须汲取这些教训。

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确保为维和行动规定具体、明确和优先的任务，并在可能情况下制定明确的时间表，为他们提供适当和足够的财力、人力和技术资源。我看到会议厅对面坐着维和行动负责人，他正以怀疑的眼光看我。

我们还调整联合国行动，以便更好地保护脆弱的平民百姓和实现持久的结果。我们成功了吗？并不始终成功。今天，必须以保护平民的尺度来衡量联合国的成败。这关系到我们的信誉。

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和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说明了我们所必须面对的挑战。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保护平民仍然是蓝盔部队的优先任务。但安理会清楚地知道，当地局势难以控制，尤其是在东部地区，我刚才谈到的侵害平民、特别是侵害妇女——因为侵害妇女更加容易——的残暴行径一再发生，即说明问题。

必须通过培训警察和军队，向解放地区重新部署执法力量，以免留下安全真空，确保在全国境内恢复刚果国家权威，包括在司法领域。

在达尔富尔，发生袭击平民事件并非偶然，而是有组织的行为，国际刑事法院已称之为危害人类罪。在这一备受蹂躏的地区有罪不罚气氛盛行，达尔富尔混合行动一再遭到袭击，使之无法适当保护平民，甚至在难民营中。安全理事会应当考虑如何解决这种局面。

除保护平民的第一需要之外，还需要拟订结束危机战略，以确保恢复持久和平，尤其是确保反复经受冲突蹂躏的社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复原。

根据这些发展情况，我们已采取措施提高安理会的效力。改革正在进行。我们必须欢迎改革，支持秘书处的承诺，秘书处已经适应新的作业模式和安理会希望在所有各行为体之间建立的新关系。不过，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主席先生，我再次感谢你召开本次会议。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加强维和行动的指挥系统，以改善部队派遣国之间的合作，并确保对维和行动采取更严格的政治、军事和财政后续措施。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开始。我们应当像塞尔索·阿莫林刚才所说的那样，改善资源和预算执行工作，以便安理会做成决定时，对行动的运作和财务影响以及对行动的未来都有明确的认识。我们还应定期审查行动的战略、平衡、组成和规模问题。

维和行动表达的是国际社会的承诺。我向所有领导、参与其中和有时受害的维和人员表示敬意。维和行动必须建立持久和平。这说来容易，但维和行动不能永远进行。因此有必要确保那些成就，执行名符其实的过渡战略。

因此，学习如何管理维和行动过渡和撤离阶段工作至关重要。在这方面，近年来已经作出相当大的努力，并且有所成功，若干维和行动已经向所在国国家当局逐步移交职责和作出有序撤离。我想到布隆迪、塞拉利昂和柬埔寨。面对合理批评之时，我们忘记了已经取得的成就。

但是，我们需要取得更大的进展。我们指望建设和平委员会提出策略，解决在冲突后阶段提高国际社会行动协调的问题。人们以为，维和行动一旦结束，问题也随之结束。其实问题才刚开始。

在管理危机的初级阶段就必须考虑到建设和平，以预测危机后出现的情况和机制。今天，这迫使我们评估产生新的威胁的风险，如贩卖毒品和人口、有组织犯罪，甚至腐败，这些因素都很可能破坏脆弱国家的稳定。

最后，必须指出，国际社会授权开展维和行动，需要行动所在国作出坚定的承诺。一旦订立政治契约，只有恢复持久和平之后才能解除。一国政府不能简单地通知联合国维和行动撤离或未经协商即决定要求特派团撤离，这是决不能接受的，尤其是在没有可信的保证证明该国有能力接替的情况下。我知道这样做不容易，而且我们面临类似的局面。

主席先生，你倡议召开的本次辩论会使我们又一次有机会重申我们致力于维和工作，我们希望进一步提高其效力。本次会议还将发表一项出色的声明。请放心，法国将不遗余力地推动我们共同路线图的执行。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以我国代表的身份作简短发言。

在听取了安理会成员发言以及它们基于自身体会所发表的宝贵见解之后，我可以有把握地说，本次会议已达到目的。这种交流对于我国来说特别重要，因为土耳其位于各种常规威胁和非对称威胁的交汇点，这些威胁笼罩着从巴尔干到中东、从黑海到地中海、从高加索到中亚的广大地区。因此，土耳其常常要应对多种多样的、影响到其自身以及其它国家安全的问题，并努力帮助在这一广大地区建立和平与稳定。

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和国际社会其它成员一样，依靠并诉诸各种工具，即调解和预防性外交、维持和平和冲突后建设和平。事实上，土耳其最近因为积极从事调解与促和工作而受到特别肯定。这并非偶然，因为我们认为此类预防工作是解决潜在和现有争端的最省钱也是最高效的办法。我们也拥有这样做的比较优势和能力。因此，我们高度重视建设和提高国际社会的预防能力。

另一方面，关于当前的各种冲突，我们是重要的部队和警察派遣国，参与了多个联合国和国际维和特

派团。此外，我们还积极参与广泛各种建设和平活动，包括开展发展援助计划，以期帮助为实现可持续和平创造条件。我们从这些经历中得到的教训也可以对我们今天的讨论有所裨益。

第一，从预防性外交着手，国际社会需要更好地协调其活动。鉴于当今安全环境具有多层面和不可分割的特性，所有主要利益攸关方都必须相互协作，首先要从联合国自身内部开始。安全理事会特别要与联合国系统内外的伙伴联系接触，更好地利用其比较优势，来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

第二，安理会对和平与安全问题应当采取更全面、更具战略性的做法。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倾向于以一种更严格按顺序的方式使用我们的行动工具，即按照预防外交、建立和平、维持和平和冲突后建设和平的顺序。然而，我们的经历表明，依照这样一种统一的直线型顺序行事，会阻碍我们在每个领域的进展，导致效率低下现象。相反，我们应当能够制定一项综合全面的政治战略，将所有这些工具都纳入一个统筹、协调一致的框架。比如，调解和促和不应仅被视为达成某些协议的方式。在执行和平协议的整个过程中，也必须继续开展这些工作。

同样，已成为一项日益复杂和有力工作的维持和平行动不应局限于由警察和军队开展稳定局势的行动。为了确保长期成功，我们的维和任务授权必须将早期和长期的建设和平工作纳入其中。在这方面，应当考虑到安全与发展或者说人权、民主和安全之间的重要联系。应当及早处理冲突根源问题，为实现可持续和平与稳定创造条件。同样，必须在国内和国际上加强在善治、法治、人权、经济和人类发展方面所必需的民事能力。

最后，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开展行动的安全环境在迅速变化且有些不可预测。事实上，我们面临的风险和威胁在不断变化，这要求我们相应地调整行动和对策。尽管安理会作出了不懈努力，但迄今为止在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方面仍表现得有些迟缓。

要纠正这一不足，安理会就必须以更透明和更具前瞻性的方式，与非成员国进行更多互动。安理会还应具备更强的预警和评估能力以及灵活的筹资机制。还有其它许多相关话题是我们可以在此讨论的，但鉴于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说了。我要重申，我希望本次会议能够重振安理会维护和平与安全的努力。

在二十一世纪存在众多未知数的情况下，我们无疑需要一个更有效的安全理事会，由其履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今天的辩论表明，这一共同目标是可以实现的。我们现在需要采取具体步骤加以落实。在这项正义和崇高的事业中，土耳其将始终是安理会和国际社会的可靠伙伴。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全理事会主席职能。

安理会面前摆有主席将要代表安理会，就今天会议议题发表的声明案文。我感谢安理会成员对这项声明的宝贵贡献。根据安全理事会成员之间达成的谅解，我认为安理会成员同意此声明。它将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印发，文号是 S/PRST/2010/18。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愿感谢各位尊敬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各位部长以及秘书长对本次重要会议所作的贡献。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其审议。

下午 5 时 30 分散会。